**由说甚深缘起门中称赞无上大师善说心藏**

**略名缘起赞五十八颂**

**（错别字校对及阅读心得笔记版-龙吟）**

宗喀巴大师造

具足无缘大悲至尊具德恩师功德名称亟难赞说昂旺朗吉堪布口授

郭和卿译

黄述笔记

师云：说法仪式有多种，兹引寂天半谒，「人身不离苦、如彼龙在海」。此言人身在轮回中，一切所受，无非是苦。所谓人生，毫无意义与乐趣可寻，与龙之一生，局于泥水相似。吾人今得人身，人身可贵重处多未细思，故鲜知者。世人得宝辄生欢喜，如果细思知人身贵重处，则多移爱宝之心以爱此人身。寻求世宝一年十年积劳始得，喜辄不胜；若积劳更久，其得之也，喜亦更深。一世人身动须多劫积累功德，而后可得，以视世宝其喜何如。且世宝仅能利益现世，不能利及后世，人身则后世之后世均能利及，其重于宝又当何如。若得人身而糟踏之，比于糟蹋牟尼大宝尤为可惜，故对此身必须使其具大意义而后可。如专为眼前安乐轻抛此身，其失极大。故寂天云：既得圆满人身而不常入善法，等于自害自杀。然则对于人身何者乃为最大义利，诚不可不探究也。常人对于有义利之善法或虽知之，然多推缓不肯遽作，即不推缓亦限局于现世疏浅计划，对于后世义利能认识者，盖甚少矣。人身须积许多善法，许多福德资粮，始能一次换得。而二世以后能否保持不失，又不可必。然依据教理，后世人身能否续得，亦有可抉择之道。大致得残缺人身亦须持有一戒，何况暇满人身必具五戒众善，兼为后世而发清净愿者乃可得之，自无疑义。故人身不可不得，而亦非随便可得，今吾人既得人身，能造众业，或善或恶，主权在我。今日人身，即为未来续得人身与否之分迳，故当于今日即向人生有大义利一方迈进，不可推缓。以人身无常，何时死亡不可预知，死后入于何趣，亦不可预知，真能利益死后者，遍寻世间，均无所得。以死至时，世间种种珍物，乃至一针一线皆携不去故也。而死非断灭，必有所趣，所趣不外苦乐二途，如生苦趣，地狱大寒大热万生万死之苦，必不可忍，饿鬼一浆一粒皆不可得，饥渴之苦，必不可忍。其次畜生之苦，姑以不言，所食所居，污秽之状，岂人所堪。试思吾人，此身将来究能免于三恶趣否，以教义抉择，则此身生彼趋势为多。生苦趣因，是为恶业。吾人试检点平日所行，辄觉造恶力量胜于造善，吾人心中无恶不备，正如王库无宝不备。罪性小者入畜生趣、次入饿鬼趣、次入地狱趣、必不可免。或谓吾已皈依三宝，兼行善法，当可免乎。于此又须考查为善发心何如，其力究能敌今生及前生所有恶业否？．为善发心，以菩提心为最，不但此心极不易发，即最初皈依三宝之心，恐亦多为此世名利起见，未必纯洁，如是则发心之力殊嫌微眇。噶当派大师有言，凡为此生名利所发之心，大半入于三恶趣，故抉择吾人造善之力决定小于造恶之力，则将来善恶二趣，决定生于恶趣，不卜可知。何以故，依佛经教苦乐二趣，推视善恶二业熟大，善业大则乐趣先熟，恶业大则苦趣先熟。既知此理，求能解脱三恶道为我作救护者，惟皈依三宝勤行善恶取舍。依三宝为救护而取善舍恶，则决定离苦趣而得善趣。

如是皈依三宝勤修取舍，为后世永离苦趣而发心者，是为下士道之发心，依下士发心能离三恶趣苦虽可决定，但仅此尚非究竟。吾人过去离苦趣入善趣，甚至得天帝释身，而后偶因恶业堕落者，不知若干次矣。不论善趣恶趣，只要尚在生死轮回中，皆不出于苦恼。生死轮回，何以皆为苦恼，因六趣之身皆为苦器，有此苦器，则现在将来，乃至一切行苦，必皆麇集，生死苦本，植于取蕴之身，如能舍此取蕴之身，则众苦皆断。所谓取蕴者，以此蕴身由烦恼而取得者也。欲断烦恼取蕴，当先断烦恼，长流六道各有取蕴之身，知六道皆苦，则当发心断六道取蕴之身。欲断六道取蕴身，则当知断六道取蕴之方法，即戒、定、慧也。

抉择此戒、定、慧方法而发心解脱生死轮回者，是为中士道。其上士道之发心，依戒、定、慧三学解脱生死，虽属决定，但仅此尚非究竟。因自他二利中，不但利他，即论自利亦未圆故。大乘发心如何，应当视生死六道中一切有情如父如母等无有异，因轮回无始展转取趣，一切有情决无不曾为我父我母者。一切有情为我父母时，其爱我育我之恩德，视今生父母等无有异。故对于一切有情生死痛苦，当视同今生父母所有痛苦而发起解脱之心。于此当先善观一切如母有情所有恩德，知其恩德，见其痛苦，发出一种不忍之心。因此不忍之心而发起一种如何为彼聚集乐果乐因，拔除苦果苦因之心，是为慈心，悲心。然仅此尚为不足，又必须发起此种予乐拔苦责任我独担荷、不依馀力之心，是为增上心。然反观我今日力量，能对于一切如母有情拔苦予乐乎？不但我有未能，即诸阿罗汉诸大菩萨皆有未能，能者惟佛一人。以佛有五智，一毛之光，功德无量。故我须发成佛之心，具足佛功德，始能满我拔一切如母有情一切苦，而予一切乐之大愿，是为菩提心。故最要者为生起此种猛勇饶益之菩提心，是为学佛，次第大概情形。须知发心心量关系最重，大小三乘、佛与众生一切差别，皆视发心如何而定，故发心为一切加行之前导。且此心能否入于善法与能否成就善法，皆与发心有关。如所发不为菩提心，则对于成佛可谓毫无关系。

今日所谈最重要者，为能发大乘道之菩提心。大乘菩提心意义如此重要，一类行人每日皆诵愿文曰，吾为利益一切有情故而愿成佛，似乎发心亦属甚易，然此不过画饼而已。最要者为慈悲等心，在自心中能真实生起。一切大师开示法要反复叮咛者，无非在激发此种心量。阿底峡、宗喀巴以来，皆此规矩，今日特循之略说耳。欲利众生，须得成佛，欲求成佛，须依于法。今日讲缘起赞颂即为开示成佛法要，故欲得佛果，须依于法，究依何法乎？则当抉择无过失之法，一切佛法由佛开演而来，如大雪山为日所融，分为百川。凡法自佛传来，经一切大般增达，次第承传开演者，是为抉择之一道。过去大德依于此法，闻思修皆获成就者，是为抉择之又一道。萨迦派有一般增达云，凡人购一马必须往是挑选，然于佛法之重，或反如饮茶食饭略不思择，其惑甚矣。一、法须由佛发源，二、法须有历代上师承传，三、法须有历代大师依之修证，具此三者而后无过。

今日所说甚深缘起赞颂，法源甚为清净。此颂虽宗喀已大师所造，而实根据大般若经。经分二份:

一、正为显示空义谛而说甚深教法。  
二、付为显示空义谛而说广行教法。

此颂纯解释甚深教法，即大般若之精要。佛说此种授记龙树为之开释。龙树承记所造诸论，分依教依理二类。依教者有释经诸论，依理者有中观论六种，六种中最要者为根本智慧论，此论以甚深故，龙树以后诸师各依所见而作解释。如阿奢黎伦遁笑则解为自续派，继后佛护认为自续派所释不合龙树原意，故解为应成派（应成派）此二派何者为无过，则以佛护一派为最清净最契佛意。后经月称大师继续开演宏扬而造二论，一为解释根本论之文句者，一为解释根本论之意义者，即现所称入中论是也。月称以后授于智鹃、智鹃复授于弟子亦名智鹃者，第二智鹃授于阿底峡，阿底峡云，龙树亲传弟子月称，尊所得一切教法悉无颠倒染污完全与佛意无异。又云因此之故依月称论理所得为直至佛位之路，不依月称论理所得未必为成佛之路，故此法派由阿底峡尊者至藏以后噶当派各大德皆依之修行，观其列传可知。以前如马巴木、那若巴等，乃至赤松顿真、莲花生与莲花生二十五大弟子，皆根本此派皆不差错，不过各派或承传中断耳。故中观虽有三四派（乃至萨迎派亦不外此）至宗喀巴大师时，为寻正源费力，事实甚多，简言之，宗喀巴大师所依上师有鹧荣大师及萨迦仁打瓦等，均尽量学习心尚有疑，最后闻有中观者（五马巴）能亲见文殊，访得之，以心中对于显教所疑诸点请求转讯，得答甚为圆满。宗喀巴大师因此依中观精勤修学，并依密法勤修而亲见文殊。初见文殊开始一问，即云，我于内外一切法，有一种见不知是否清净见。文殊云，尚非清净见，因为说清净见，宗喀巴大师不甚了解，文殊嘱其依积福忏罪，广观经论，上师瑜伽诸法，后当自解。大师因此开示精修之后，亲见文殊与月称等事实甚多，最后得佛护所传秘密传承。自谓所生之乐，如毒刺梗身，忽拔其本。又如果熟枝头，仰首瞥见。由得此见以后，著述此书，地点雪山聚中，大雪山王阿德公家侧山近处尊胜州，大师即在此处证得中观正见，因作颂文，赞叹佛德。故论名为缘起赞，善说心藏意谓缘起赞即为大师诸善说中之心要，盖对八万四千法门中之极无颠倒者也。

佛说大般若经，经龙树父子开演以至宗喀巴大师而作此赞，非徒口说，实由据理抉择加以来证而述，故追溯此论根本源，厥为大般若之要义。根据中观道理，此论有无颠倒，据上述大师亲见文殊等事迹已可知之。再考大师传记释迦在菩提树下证道，大师时为一婆罗门子，遇菩萨比丘明墨缘珠引之见佛供清净水晶珠一串，发愿愿佛加持速得甚深清净无倒如佛正见，远因如此。再考天清瓦一派正见，从前曾一度传至西藏，经支那和尚相似理淆乱，遂为一衰。再考大师宏扬正见，过去有无记别，则有笃德荡额阿摩白经云，了解我深教者，有善慧名称于清净地建寺名噶敦，其他有我相立，彼为我相供五佛冠等语，恰与大师事迹相符。经又云，由彼愿力宏大故我此深教能宏扬一千年。又文殊根本续云，将来有一人名首有乙字，尾具遍扬义，此人出世时，能大宏我教。彼时我教衰，赖彼得重振，我之深正见，彼契合无违。即莲花生大师亦曾授记有云，将来有人建噶丹寺，彼解甚深义，其名曰，善慧云云。又云彼金刚持化之身，开解脱门，拔众生苦，略举数证，证明法源甚为清净，一使人敬法，心生决定，二使人明了造论因缘，闻此法殊胜功德，简言之，据佛经云，一切善业离智慧分，依五度修功德虽大，有人以散乱心闻般若名，一经于耳功德与等。如能生信，信此法决定能出生死更不可量。又云，依空义谛一切罪最为殊胜，五无问罪依空见力，莫不忏尽，其他经论类此尚多。

此论分三科：

甲一引入此论方法如何　甲二本论　甲三总结

甲一引入此论方法如何分二

乙一依身语意敬礼

乙二赞叹

乙一依身语意敬礼

**敬礼尊重妙音菩萨**

西藏造论例敬礼译师或本师、大师此论亦依此意。复有三种礼敬法，如系依律论、则敬礼佛；如系依经论，则敬礼佛与菩萨；如系显教论，则敬礼文殊菩萨。此论属于第三，礼亦如之。所以独礼文殊者，显教论属于慧分，慧分菩萨以文殊为主，故藏文为南无古汝曼殊古卡雅，南无者即敬礼义，依身语意三种敬礼。古汝者上师义，亦含有尊重又。何为尊重，必须具足证教二种功德资粮之上师，乃为尊重。古卡雅者，妙音之前。义合言之，为敬礼于尊重妙音菩萨之前，此为共义，大师亲蒙文殊之教，证入甚深空性义谛，为赞佛故先赞文殊，此为不共义。

大师依文殊而证空性事实，于自着办了不了义论中，曾言及之略谓，谓多闻抉择瑜伽神通教证具足久经勤行所不能获之空性义谛、依于恩师文殊而后得之。听法发心文，我为遍虚空尽法界一切如母有情获得解脱，自愿成佛故，发心听受甚深法要。

乙二赞叹

**由见说何法 智说成无上 胜者见缘起 垂教我敬礼。**

此颂总赞佛功德，初句为启问语，为心见，说为口说。首二句为释之，即由见何法而能见之智成为无上。由说何法而所立之说成为无上，此是问词，三四句答，由见缘起，其智成为无上，由垂缘起教，其说成为无上，何故见说缘起其智其说皆成无上，以缘起是甚深空义谛，最无上故。何故甚深空义谛最为无上？一切有情最希望者为解脱道，得解脱道，除甚深义，馀不能故。依无常、苦、粗分无我所生之智，尚非解脱生死之主要，必见缘起空义所生之智解脱生死，乃最主要。故缘起智在一切智中最为无上。一切外道不能开示缘起法要，能开示缘起法要者，惟佛能仁，故能仁之教最为无上。能仁以无上智立无上教，故堪为一切有情无上皈依处，又能仁以此智说具足自利利他二门，由见缘起证得最究竟智慧，成就最自在法身，是为具足最圆满自利事。依最究竟智慧为因缘随众生种类自在现量宣说种种法要，是为具足最圆满利他事。胜者，战胜四魔义。薄伽梵得见缘起，战胜四魔，二利圆满，故堪敬札。又佛所以为无上皈依者，以佛能拔一切有情生死根本，指示一切有情出离生死无谬道路，故佛复为不堕失皈依处。合而言之，敬礼何人，敬礼战胜四魔之胜者，以胜者见缘起义其智无上，以无上智而垂教，其说亦无上故。

甲二本论分三

乙一赞缘起因相

乙二正赞缘起理

乙三结赞

乙一赞缘起因相 三颂

**世所有衰损 其根为无明 见何能还灭 是故说缘起。**

**尔时具慧者 如何不了知 尊圣教心要 即语缘起道。**

**如是于依怙 希有称赞门 除说缘起外 谁能得余者。**

初颂

别法不赞，赞缘起者何？以缘起法能断生死根，是为圣教心要，一切赞中所赞第一。世间者，依藏文**具足怖畏蕴是为世间。**何故为怖畏蕴？**以其具足刹那刹那变毁因缘，故集合众多刹那变毁因缘为蕴，是为世同相。**（佛世间就色身论亦属无常，但此处指凡夫由惑业所得之生死轮回世间而言。）衰损者，不美满之异名，色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愁、苦恼而言。分之则六度众生各有所苦，是诸苦本阙为无明，必见缘起，无明乃灭，无明灭故，生死乃灭，故佛就缘起法，诛此无明断生死之根。

欲知生死是否可断，当视生死是否无常，如是无常，必是有为法，如是有为法，决定依缘而生，既是依缘而生，所依之缘为同体为异体？如为异体，则麦可以生豆，火可以生水？**审是则必为同体无疑，既知其为同体，**又必知其为业与烦恼，既知业与烦恼为缘，儿而摧毁业与烦恼，即坏生死种子。如坏毒药种，毒药必不得生。一切造作为业，业之根源阙为烦恼，烦恼最主要之根本，阙为无明，何以知之，依佛经教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诸法本如是，而皆无明过。故知一切生死根本皆是无明，认识生死根本为无明，唯识及中观自续派皆然。惟唯识派以昏暗愚痴心为无明，中观自续派之认识无明粗分与唯识派相同，但以补特伽罗我执为无明，是不同处，中观天清瓦派则以人法二我执为无明，唯识派云依于无明而起人法执，如认绳为蛇，初不识绳，即是无明，继起蛇执，是人法二执。即对补特伽罗昏暗不识而起执著是为人我执；对一切法昏暗不识而起执著，是法我执；中观自续派则惟承认人我执，为无明以谓人我执乃生死根本，以入清净涅盘，不必断尽法我执。故应成派以人我法我二执为无明，是为特唱。此有教证为据，佛经云，何谓无明，对于正净空性不能了知而起颠倒邪执是为无明。

龙树宝蔓论云，因缘所生诸有法，本来清净，反之执为实有，即是无明。**总之诸因缘生法，执之为实，即是无明。**总上诸理不独人我二执为生死根本，人法二我执皆为生死根本。但二执甚为细微，且所执同体，**由先有法我执，而后有人我执。**宝蔓论亦云，由有蕴执，即有人我执，由有人我执，即有生死。再推究法我执自何而有，月称云，烦恼诸过患，皆由我执起。于成立人我诸蕴，执为实有，执为主体，而起我想是人我执。亦即**于安立我名诸蕴执为实有，是法我执，于实有蕴上成立我想，执为实有，是人我执。**复次于自蕴执实，亦即于他蕴执实，于自蕴我生贪，于他蕴我生嗔。再推之由执自蕴为实之人我执，对于自方生贪烦恼，由贪嗔烦恼为故，而造非福业，则生三恶趣，造福业则生欲界善趣，**由我爱执造福业兼定力，则生上二界；**故可明白指定，**置有情于生死狱者为无明。复由无明所生烦恼有差别，故有三界差别。**故灭无明则烦恼尽，其他由烦恼所生之业与果亦尽。譬如身根，诸根具足，无明亦然，具诸烦恼。若断身根，诸根悉断，若断无明，烦恼悉断。又如断树，枝叶悉倒，愚痴无明既除，其他随烦恼皆尽。佛为八万四千烦恼，说八万四千对治，对治须用同类，如慈以治嗔，不净治贪，忍辱治恨，如是次第对治，能断烦恼否，次第对治不过如石压草，一一烦恼其根皆为无明，须治无明其根乃拔。**无明建于我执之上，断我执无明，惟有依于甚深缘起法门。**何以故，由甚深缘起法所证无我智慧，与我执无明执我之愚痴，恰相反对。故无明者，即于无我智慧境而起颠倒，一切执为实有之愚痴心，故执我无明与无我智慧，恰与真与伪，相似与不相似正反对立；**因此智慧亦恰为摧毁无明唯一工具。**反之无明能害智慧否，如一处有瓶，有于瓶处起有瓶执心，有于瓶处起无瓶执心，如是二心，谁能害谁，今因境上确有此瓶，故必然有瓶心能害无瓶心。以此衡夺，智愚二心，则缘起智依量依理而成，执实愚非依量依理而成，故智能害愚，愚不能害智，故根本颂云，无明灭，智慧而生。巴登曲渣亦云，**孰能于彼有理量，即于对方能摧毁。**又云，能见无我境，即摧生死根，总之欲脱生死，须寻生死根，能知生死根，即知断根法，生死根为无明，断无明法为缘起智。**故于缘起智应当修习，久经修习之后，于缘起理生决定知，以此定知，反观从前所执人法上之自性，知其皆由谬保而起。**

但仅依散心犹为不足，必须修定。在定中细细观察无我境，方能使我执压伏。由此深入生起空性中道胜观，刚入见道位。但历劫我执习气之强固，本来远胜解空力量，见道以后，微细我执犹时萌起，须用修道位法下断修刁，乃能使我执深根完全披除。譬如北极寒气，如用小人热力，只能温暖身之一部，而不能免全身之战栗，继用中火热力，能温全身，停止战栗，而不能免心中寒意，后用大人热力，乃能销尽心中寒意，且转寒带为温带。巴登曲渣云，视通达力之大小，我执消灭量之大小随之。此皆小乘去执方便，**大乘刚于发菩提心后，依空性义修习智意资粮，证入空牲；复于后得依智慧资粮，回向人生，勤行六度佛于行而修福德资粮，如是双运。**由智慧资粮所得为法身，福德资粮所得为报身。小乘纯修空慧，解脱生死，得见法身，不但无大乘福德资粮之方便，即智慧资粮之方便，亦无大乘之殊胜，是为不同。密乘须用福慧二种资粮与显大乘同，但显大乘依次第修，而**密乘则于一座间同时修习二种资粮，故密乘最为殊胜。**有人谓证空性后，即已无德不圆，此语当否，以教为判，教谓离智慧之方便，不为究竟，离方便之智慧亦不为究竟，必智慧方便双具，乃如车之二轮，鸟之双翼，能至所当至，**所以心于后得修六度万行者在此。**至于证得空性一切德圆之说，乃为不知尊重空性之人而发，已知尊重空性之人，则不须此说，又有谓欲证空性者，须于任何境界不起作意，乃为合法。果如此说，则老年人心境即多不起作意，恬眠无梦，心境亦不起作意，认为证空方便可乎。**诸佛相好一一皆由无量福德而来，断无专证空性即为圆满之理。**得凡夫身亦须众缘，何况佛果而有不须具足各种因缘者乎。

次颂

尊圣教三字，包证字而言，教证必双具故。尔时指佛说甚深缘起义教及立缘起因明量时而言。缘起教义所以为圣教心要者，因**八万四千法门，最终皆为开示空性见故，**复因八万四千法门最终目的，皆为解脱众生生死，而解脱生死惟有缘起空性法故。譬如有人有一要法以示一人，且盼其人依法成办，但观其人心性差别尚有疑阻，则必先秘其法要而别示种种方便，俟其知解接近，始示要法，而悟之曰，吾前种种皆为此耳。

佛为善说者，种种说法不外曲示直示二种，或直示以空性，或曲示以空性，故一切教法虽皆为究竟无我空义而说，但以对机不同之故，有时反说有我，如外道或于人上起断见，或于法上起断见，则必说依蕴有我，或依法有我，盖恐其拨无因果，而引之识因果故，如其不识因果，必不知修福，福且不修，如何能承受人无我法无我之深法。必使之知因果，修福业，而后渐渐引人空义。故说有我者，其意亦正为引入无我。四百颂有云，**初断不善业，中间断蕴执，最终断我执，而入解脱道。**乃至说无常苦等，亦无非为成熟某种有情，使先知无常，先知其苦，而后引入无我。入行论亦云，佛说一切法，为说性空义，如何不了知者，意谓当如理了知也。应当了知缘起甚深空义，离断常二边，以解脱生死也。**证教二种心要皆为甚深空义，乃至八万四千直接间接一切总法，最终皆归结于空义一点，故大般若为经中王，以说甚深空义故。**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为度众生转大法轮，不外显示空义。宝积经云，空性寂静无生理，众生不知堕流转，佛为悲摄众生故，以种种门说空义，**一切有为法皆非实有，其理完全包括于性空、寂静、无生三法之内。（按：空、无相、无愿）**

三颂

如是者，如上文所说一切称赞门中以赞说，缘起为希有赞，舍此而赞佛四禅，四无色定，五智，乃至身语意诸功德，皆非希有，禅定外道所共，不为希有，自不待论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身功德，乃至慈无量等意功德，亦非希有，转轮至王亦具三十二相，八地以上菩萨亦昙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，及慈无量等功德，然不能作众生皈依处，以此诸德尚非解脱众生生死法要故。诸佛菩提分可谓希有，而非究竟希有，以非众生究竟皈依处，**惟甚深空义为佛究竟心境，**赞叹空义即究竟赞，不通甚深空义，即不能通达佛之究竟心境，经论云，佛说一切法，全为示无我，一切具慧者，应当知空义，如知空性义，即知一切法，能知一切法，亦即知佛心，总言之，甚深空义能解脱众生生死根本，故为佛教心要，从心要赞佛为希有。

称赞赞因相竟。

乙二、正称赞分三

丙一、由圣教无染门赞无过大师

丙二、赞佛为解脱道大师

丙三、随念佛恩

丙一、由圣教无染门赞无过大师 分三

丁一、说缘起空义法

丁二、断相违法

丁三、正赞无过大师

丁一、说缘起空义法复分略广

戊一、略中四颂

**由彼彼依缘 说彼彼性空 离此更何有 希有善教诲。**

愚者执何法 坚固边执缚 智善彼即是 戏纲尽断门。

此教于余未能见 故唯称尊为大师 外道窃名以饰赞 如于野牛呼狮子。

希有大师希有依 希有胜说希有怙 极善宣说缘起教 于彼大师我敬礼。

初颂正说缘起性空理，彼彼指有为无为法，有为无为皆依缘起，故皆性空，即此二句已能使人离断常二见，此处彼彼依缘仍以有为法为主，有为法虚妄如幻，唯识家亦能知之，所谓以有为法为主者，就有为法粗相抉择其无自性，则对于无为法之无自性亦易了知，龙王请问经云，缘生即无生，彼无生性故，依缘故说空，依空解诸苦。本颂即本此处经义而开演者，例如茶杯，讯其如何而生，则知由因缘生，非自性生故，说茶杯是无生，彼无生性一语，即答上句彼无自性生意。三句以其依缘故说为空，而非实有，此偈系就空义谛说缘起理。再譬之如苗芽等依水土日光种于诸缘而生，即非自性生，如为自性生，则苗芽不待水土诸缘直由苗芽而生苗芽，而实不能，故知自性之中，原无生性，再简捷言之，**凡法依他力而始有生，即非自性生，如不依他力而生，则为自性生，**苗芽非自性生理征尚多，专就非自性生一点，尚不能远离断常二边，必知其依缘起，故非自性生，始能断除二边执著，经偈首二句**有缘生即性空、性空即缘生义，**凡有为法皆由与缘牵引和合而后生，故曰缘生，亦曰缘起，藏文为敦则，敦即依义，所依为佝，即因与缘，依赖因缘即无自性，如钟摆动必依发条人工诸缘和合而后摆动，原非自性摆动。如电发光必依机器水火力诸缘和合而后发光，非自性发光，但恒人往往不加分析，误为自性摆动，自性发光，心中暗起一种自性执著，必经人教授，加以分析乃能悟入缘生无自性理。**通常一切耳目所接，一切诸法莫不如是，若不分析即皆执为各有自性，加以分析则知皆依缘起，缘复依缘一切皆无自性，因此之故，内外诸法有虽是有，但为依缘之有，而非自性之有。**知其为依缘有故，则断见之过可遮，知其非自性有故，则常见之过可遮，由遮二边，故得二种定知，由依缘义生起估谛定知，由无自性义生起真谛定知。**入中论有云，任何一法，皆依缘有，由此之故，即离四边，以此智慧断尽戏纲，缘生无生之理，略说如是。**

所谓善教海者，即以依缘而生，证明无生之理，遮断二边，由遮二边得二谛正知，以二谛正知双修福慧，感得法色二种佛身，故为善教侮中之希有者。

次颂愚者，总谓凡夫及初业有情，此处特指执缘起法有自性有情，如苗芽依水土诸缘而生，而此类有性于诸缘上执有自性生，彼以为如无自性即不能生，从唯识家起，以下二部有情皆包在内。彼谓火生烟，火与烟本具有能生力，何以故，火不能生水，乃至虚空不能生余物，以虚空等本身即无能生余物力故，彼如是于缘起法上反执自性，执为实有，堕为断常二边。中观智者善达缘起法即无自性，即非实有，故对于一切依据缘而生诸法上所起一切戏论纲，皆悉破裂。又愚者堕于二边，为生死缚，智者为离戏纲，从生死得解脱，故余派皆不了知缘起法与缘起义，中观派不特了知缘起法，且了知缘起法上无上之义，所以能远离二边，解脱生死门，当作法门解，中观派以缘起为证明无自性之方便，将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诸戏纲尽断无余。**月称菩萨云，断尽四生者，其喻无薪即无火。**

三四颂，此教之教，指说缘起即空之教，言余教皆未见及于此，唯世尊见及，故唯世尊可称大师。如谟底外道、仙人外道、等六种外道，虽各自立大师之名，直如野狐冒狮王名，观彼狐，身实无狮相。据阿奢黎伦敦杰所著印度有四种常见外道，一种断见外道，断见外道又称远离外道，彼不承认有过去因缘，问心依何有，谓依身有，问身依何有，谓依四大有，问死后四大何归，谓四大还归四大，故彼不承认有前生，复不承认有后生，彼谓身死心断，如汝内道所谓阿罗汉究竟边心，无有来去，又如火灭成烟，烟入于空，故无来生，智者以理以量视彼所说如小儿语，而亦妄称大师，真如狐窃师名，又西藏所谓谟底外道者，自造有谟底经，自以所见为解脱道，亦自有其理智抉择，自有其所证定境，略似空明定，于彼择义所证境，立为究竟境，解脱而非解脱。复有一种有情，不用理智，不立宗义者，内道所谓宗义者，不论其为经部或婆沙部或唯识派或中观派，皆由皈依三宝之门，以其理智抉择一切性相，而认定生死苦恼根蒂为何，内外一切法根蒂为何，得其决定，始立以为宗义，但外道之理亦须了知，以外道各有所认为解脱道者，或观字，或住瓶气，于禅定中偶得道境，即认为解脱道，而立种种异名，或名离一切苦，或名离生死，实则不过一种定，或一种见耳，而即谬许为究竟道，以视能仁所示缘起究竟道，相去悬绝，彼等皆未梦见，故由外道思维所见之理，所立之说，所具之小小功德，至何境界，即知佛为希有大师，即由佛见无谬甚深缘起空理，说无谬甚深缘起教，安置众生于究竟解脱道，故为众生真正皈依处，希有胜说者，以种种理种种方便为众生说，调伏众生，而为众生依怙也，而以一切外道加以比较，愈益惊叹，唯佛始为希有大师，唯佛说始为希有胜说，唯佛始能作众生善知识，为众生希有依估，如彼外道者，有认为一切皆大自在天所造，就认为一切皆神我所造，此与正净解脱道不啻相背而驰，皆属邪见邪说，不能作众生真正善知识，如何能如佛称为大师，称为胜说，称为依怙哉，故于世尊应敬礼。

戊二广说分三

己一，空性即缘起义

己二、一切法无自性说

己三、无自性成立能作所作说

己一、空性即缘起义 中一、正说空性即缘起义 二、立空性即缘起量

已一、共六颂

**恒作饶益者 为益众空故 说教藏空性 无比决定因**

**谓缘起道理 见相违不成 于此尊教法 如何能了知**

**尊许若时见　空即缘起义　性空与成立　作所作无违**

**若见反彼者 空则用不成 有用则无空 堕苦恼险处**

**是故于尊教 极赞见缘起 彼亦非旨无 及以自性有**

**无待如空花 故无依非有 若性有彼生 待因缘相违**

初颂至二颂

首句恒作侥益者指佛，佛为利益众生，所说教藏空性之最殊胜决定因，即是缘起道理，佛为利益众生，使众生解脱生死，所说经教甚多，然解脱生死惟有空性，能达空性即脱生死，故空性为藏要，**空性理证何在，即在缘起。**中观自续派所说二无我理，最终仍归于缘起，惟程序不同，彼云，何谓法无我，截四边执，即法无我之证据何谓人无我，灭第七识执即人无我之证据，故其初虽远缘起理，终仍归于缘起，夫远缘起者仍必归于缘起，故缘起之义应当了知。然内外学人有承认缘起者，有不承认缘起者，一切外道皆不承认缘起，内道婆沙部、经部、唯识家，皆承认缘起，而程序不同。即于有为法承认缘起，于无为法不承认缘起，唯识家以依因与缘而有者为缘起法，以其以依缘而有为缘起，故于有为法上见其为缘起，于无为法上不见其为缘起。中观二派皆以依因依缘与自支分而有者为缘起，有为无为二法皆属缘起。自续派对于唯识依因缘而有为缘起一分自属相同，唯以自支分亦属缘起一分，较唯识略有增广。**应成派则于因缘及支分为缘起二分上，更以分别心于立名处安立假名而起之种种法相为缘起。**

次颂后三句

外道对于缘起因认为不成，彼以自在天等为一切生因故。内道唯识以下诸宗于缘起理未彻底了知，虽许缘起而不承认性空，故有相违过患；如以苗芽如何而生，问诸经部有部，必答曰依缘而生，又必曰依缘而生即有自性，若以问诸外道，则必答根本自性生，（夙因）或必答曰，大自在天生。唯识家亦谓正为依缘，所以有自性；其意以缘起为实有。

但广中略般若经皆谓佛以所证清净智照见一切法本无自性，故中观应成派依此立一切法无自性宗。唯识家驳之，谓般若经系中转法轮，为不了义教；于是依解深密经成立三法性，以圆成依他为有自性，遍计为无自性，而以中观人说依他起无自性为不合理；其意谓依他如无自性，则蕴亦无自性，如蕴无自性，则蕴非安立补特伽罗名字处乎。中观人则必答曰然。唯识家复曰，不但不然，如许应理，则蕴即为无蕴，无自性即无蕴体，如有本体与汝中观无自性相违，如无本体即是无法，则汝中观人堕于断见，故依他起必有自性，如无自性即无依他起，如无依他起，则遍计之处亦无，又若无依他起，则能空之处既无，所空之圆成实亦无，汝中观人是谤三性者。此说见于无着所著菩萨地品及律仪品。

藏文敦则二字，在印度文则为扎这打、桑墨八打雅，扎这打，译云，有牵引、凭籍、依倚三义，桑墨八打雅，译之为生起义，并含有成就义。唯识家据名译义，以为此语意谓诸法由因与缘牵引生起，故此语诠有为法，非诠无为法。中观自续派则以为扎这打，不但有牵引义，尚有凭籍义，此语意谓诸法由因缘牵引自支分，一人与一个相凭藉而生起，故包有为无为二法在内。应成派则以为扎这打尚有依倚一义，此语意谓诸法不但因缘牵引自支分相凭籍，且须依分别心安立假名而始生起，如是解释缘起方为完足，**故应成派设立二义：一、一切法缘起为无自性二、一切法唯由分别依假名而起为无自性。**宗喀大师则许第二义，以谓能通此义，则一切相违义悉能摧毁，颇邦喀大师亦宗此义。云何一切法唯因假名而起耶，如瓶，瓶如瓶口，瓶颈、瓶腹、瓶底，分而寻之无瓶可得，如瓶口、颈、腹、底悉合，是否即名为瓶，须知如是悉合尚不得虚名为瓶，此不过一安名之处所而已，安名处所与名原系各别，先当了知如是离口、颈、腹、底，不得为瓶，合之亦不得为瓶，完全无瓶乎，曰有，如何而有，必须能安名字之分别心安立瓶名于口、颈、腹、底和合处，而后瓶法生起。瓶喻亦非应成派独造，经云，譬如诸支分和合、依之而立车名字，如是依诸蕴法者，是则名为世俗谛。此颂意谓仅仅轮、轴诸支分和合，尚不得为车，即支分和合起用运载行动亦尚不得为车，必俟安立名言分别于诸支和合处安立车名，然后车法始成，故所谓车者，**唯有分别心所成立之假名支分和合。**已经运行未安车名不得为车，闻者或不信入，则以常人先有车名薰习在心，故一见车相（相支分和合者）车名立起之故。

颇邦喀大师云，如有人建屋三间，一作卧室，一作厨房，一作客堂，工人受命建成，未立名时有人见之，问为何屋，工人不能举名，**主人亦未定名，不能答也**。随经思索东宜为厨房，西宜为卧室，中宜为客堂，由其分别心内原有厨房、卧室、客堂诸名，故厨房、卧室、客堂等名安于东西中三间之后，厨房、卧室、客堂三法以起。**故厨房、卧室、客堂等云者，完全建于分别心，唯有假名而已。**

如是色受想行识和合，本来尚未得成为补特伽罗，而中观自续派认第六识为补特伽罗，唯识家以第八识为补恃伽罗。应成派不特不承认第八识，**即对于第六识亦不承认为补特伽罗，而仅承认其为安立补特伽罗名字之一外，其余色受等亦复如是，惟于五蕴和合处所之上，依分别心安立补特伽罗之名，而后成为补特伽罗。**又如盘绳其上本无蛇之支分，由分别心中原有蛇名习气，忽于绳上安立蛇名，一经安立之后，由蛇名习气自心生起蛇惧，以语其友，其友亦生蛇惧，若细观之绳上绳中何有蛇分，仅有心中蛇名之执，误安其上而已。

**如此譬喻以反三隅，上至佛陀，下至地狱，皆属假名安立。**知此理已，凡与空性相违应当遮止，诸法即了解，即易遮止，遮止相违法后，对于空性即易认识，即易证入，故所应遮止之法错误不得。

若妄揣一种遮止法，即如法遮止，亦不能入正理究竟。所应遮止者为何法，即与空性相违之法，是即与安立假名理相违之法，是于是诸蕴和合上依分别心安立我名即是我法，**如认为我法，不由分别心假名安立而起，而自性成立者，此即我执，即是贼魁，应当遮止。**

如在最苦痛时，忽然生起我受痛苦之我想，此时之我想，觉其不由分别假名安立而起、而自性成立者即是我执，应当遮止。（或谓我虽由诸蕴和合假名安立而起，而此知觉分别总算不空，则当知**知觉分别属识，识亦假名安立处，故分别亦由假名而起。**）如车依车名义，以真谛理智去加抉择，何者为车？分观之轮为车乎？轴为车乎？从一一支分求车不可得，合而求车亦不可得，如是不可得，即是无自性。中观自续派以下，以此理推来重视识蕴，认为识有自性，是其错误，此种错误由其不能假名安立之故。惟应成派能善解此，如是假名安立有之有，是俗谛细分之有。然则一切法皆依分别心假名安立而有乎，曰然。此有经文为据，如云遍开灿烂夺目花，中有悦意黄金屋，如是可乐花与屋，实皆无有造作者，皆由分别心安立。四百颂云：由有分别而有有法。此语意谓有法，先有知名分别安立之则有，无此分别安立之则无。故此处所讲缘起法为不共缘起法。所谓不共者，**即以唯有分别心假名安立而起之法为缘起法，先明如此缘起理，此理即一切观中王，依此理而后抉择空性。**简言之，如苗芽之生，有因生乎？无因生乎？苗芽非无因生，其理易明，已如前说。有因生中如为自生，则不依水土诸缘而苗芽自生苗芽，如是苗芽复自生苗芽，然实无此事，故自生之理不成。然他生乎？如系他生，则支可生豆，然实无此，故他生之理亦不成。然则自他共生乎？自生他生各别有过，理不极成。共生同具二过，其理不成，更属显然。不辨有因生无因生，是为常人无定见者则然。立无因者、定为外道，如上所述四边生者，皆不合理。**于是生出决定正知，知苗芽之生，惟依分别假名安立而有。**第二步进而寻求安立假名事实，复不可得，于是知苗芽无有自性。虽已破除四边生之不合理，然欲知苗芽之无自性。终究须归于缘起道理。依缘起道理，乃能远离断常二见入于中道义谛。如不知缘起道理，而惟用其他理智，则破常或落于断，破断或落于常，惟有缘起乃能同离二边。常人心中对于一句色声香味触相，几乎随时随地皆起觉为实有之见，依据经教是为妄见。何时始为不妄，直至佛地证入空性乃为不妄。有一类善知识以为诸色等妄相悉应遮止。颇邦喀大师谓此为谬解，**谓色等诸相，非所应遮。**章嘉活怫云，是诸见相分，境自还境，必欲灭之，如灭兔角，实多终与空性无缘见面。颇邦喀大师又云，遮止相见，亦非全不合理，不过初业有情即依此理，易入断见，**仍以如理抉择为宜，即依一异理抉择自蕴我执之有无，则知所执实我，依蕴离蕴，皆不可得，因而知人我本无自性，不过于蕴上以分别心安立假名而已。**如是可知人无我道理，推之一切法无非由分别心安立假名而起。如谓不信，各各法皆各有名，各各法又不能自立其名，非由分别心与之安立，名从何来。唯识家对缘起上自性不空，所立宗与因相违，以下二部亦然。若凡夫外道不承认缘起，则于正因更不成立，若辈如是对于中道义谛如何能了知耶。唯识家以下不了知性空宗与缘起因本来相顺，或见相违，或见不成，由其不能安立业果道理故。其所以不能安立业果道理，由其不了知缘起即性空理故。**其所以不了知缘起即性空理，由其不了知依分别心安立假名不共理据故。**

三 颂

凡诸修甚深空义人，若有一时能见空性即是缘起义，即能遮止苗芽由自性成立诸邪见，同时即知安立缘起因果之理与性空极为和顺而互相为用。不解此不共缘起理者，见善因生乐果、恶因生苦果、苗生芽等，显然而有一面则对空性，一面即有半边麻木不能通达，若解不共缘起理者，能去此半边麻木，即善安立因果，又善安立性空，一切能作所作皆悉无违，是缘起即空，空即缘起，果为一义乎，答一义。问假如有问何为人与瓶，答善说善听即人，圆而大腹即瓶，汝所谓空即缘起，缘起即空，亦如是否。答，否，必须自证中道义者，始能见空即缘起不二之义，未修未证者，不能见此，龙树菩萨云：缘起、性空、中观三者，均为断我执离二边入中道之正法，须当了知者，有为即无常，无常即有为，若以此种语句，例彼缘起即性空、性空即缘起，则又不然，盖缘起为俗谛，性空为真谛，若以缘起目为性空，则又有误认俗谛即真谛之嫌，故**所谓缘起即性空，非如常例可以例知，必真正证入中道人乃能知空有不二之义，**即如苗芽由种子诸缘和合经分别心安立名言而起，修中道人依于缘起，断除四边生之邪执，决定了知苗芽之生，无有自性，复以此种无自性之决定了知，回观苗芽之生，须赖种子诸缘和合，一一与其无自性之定知，毫不相违，此类证知缘起人，不但见得因与果之无自性，且能立种种正量成立因与果，不但见因与果与真谛下违，且见因与果与俗谛不违，亦即于能作所作作用上，**咸能成立性空道理，而使一切作用与性空不违，此则真见性空缘起不二时之人所有能事也。**

四 颂

若反乎性空即缘起之见者，见得性空一面，即对于缘起有作用一面，认为不能成立，见得缘起作用是有一面，则又认为必有自性而不能空去自性执著，此则指唯识以下诸部而言。在藏文名此辈为恶薄瓦，意谓说有法者，即对于一切有法说为实有之意，在印度文为八哇，八哇亦实有义。此辈说实有者，因其见着性空与缘起不合，以为缠缚于轮回者与解脱于轮回者，如皆无自性，又以何为缠缚，何为解脱，岂非入于断见，其反对中观见在此。龙猛于根本智论，引此辈理论有云：如一切皆空，生灭亦悉无，圣者四谛法，一切皆摧毁。其意谓生有既无，还灭亦无，与苦集灭道四谛悉相违背，即是烦恼业力之集谛既无，苦谛亦无，苦集既无，灭道亦无，此即空则用不成说法。彼辈有谓，如果一切法无自性，即汝无自性之语亦说不出。如是种种反驳论调，总之皆由于对唯名安立即是缘起之理成立不来，横顺须于安名之事上面立一种实有，乃能成立其说。**中观应成派于安名之事面上不去追寻，惟于彼彼法上知其唯有假名安立之有，故于缘起法上善建性空对于彼辈反驳之相违理论，不但视为毫无中伤，反益暴露彼辈理论不成之过患，故根本智论答云：设一切不空，生灭法悉无，亦无四圣谛，此过归于汝。**

简言之，一切法实有之执，如不遮止而显出性空，则于缘起相貌毫不能见。譬如有碍法与触受若不破除，则不知虚空。以虚空与触碍相违故。若无虚空，则一切云霞虹彩山河大地皆无可见现之处，甚至地水火风四大皆无为现其为有。再简言之，若无虚空则吾人出气之处亦无。如是若与性空相反之自性实有，如不破除，则缘起方面一切生有诸法皆重立不起。简言之，于本来性空诸法之上，起实有执。实有皆有自性，即不赖缘。如不赖缘，推之无明不赖缘，而自成无明，行不赖缘而自成行，乃至生老死不赖缘而自成生老死，一切生灭理悉无矣。此种见解不堕于常即堕于断，入种种苦恼险处矣，此颂藏文内尚有字，言此空用不成，堕诸险处之苦，为世尊所洞见。此则不仅唯识以下诸宗，即中观自续派亦有此险，所谓苦恼险处，指常断有共不共。就常言，如外道大自在天神我生等，为执有主宰之常见。内道婆沙部则执虚空为常有，亦是一种常见，就断言，如外道执无前后生、无解脱、无业果，是为断灭见。内道中观自续派以下，以为凡是有法，即有自性，有法之生，皆自性生。如果承认有法皆是实有，皆自性生，如苗芽为自性生，则自性生之自性，即苗芽之情况，而苗芽亦即苗芽之情况，苗芽复生苗芽。苗芽复生苗芽堕于常边。苗芽既有自性而事实上苗芽又须刹那刹那坏灭，刹那坏灭与自性之情况相违，岂非堕于断边。根本颂亦云：诸法有自性，是否皆常有，原有今忽断，是则名断灭。苗先有自性，苗坏自性随，是则堕断边。此种断边与外道不同者，即有先承认其有而今坏灭一点。

五 颂

首二句是故二字，意谓以上述相违过患故，于世尊教中极端赞叹能见依分别心假名安立而起之缘起。盖仅依一异等理智抉择，尚不能远离二边；必依缘起即性空以抉择之，始能远离二边，因依一异抉择，仅能通达空性，而不能通达甚深空义谛；必依不共缘起理乃能通达甚深空义谛。通达甚深空义即通达缘起，必如此乃能善巧安立俗谛、能作所作诸法。经云：若见缘起即见诸法，见诸法者即见如来。此语盖即缘起见性空，见性空，即通达见如来道路之意，故缘起法即佛经宝藏中之如意宝，若有见缘起清净法者，即见如来智慧法身。

五颂后二句五六颂

彼字指性空即缘起诸义。彼诸义之意，非谓内外诸法一切皆无，亦非谓内外诸法是自性有，固不如，上述待因缘牵合，分别假名安立之法，直如空中之花毕竟是无，故一切法必有所依，无依之法，简直非有，空花虽亦有名，实无安立花名处所，凡无安名处所之法，毕竟是无，故须承认一切法必定待缘，若见内外诸法皆无，则破斥太过，对于正见恰为相违之障，若见内外诸法实有，则承许太过，对于正见亦为相违之障。故有无皆有二对，有方二对：一名言有，一自性有；无方二对；一名言无，一自性无。应当承认一切法自性无、名言有。心经所云无色声香味等等均指自性无而言，不过文略未尽耳。而于八千颂则结云所谓无色声等，是说其真谛无，非说俗谛，名言无。总之凡经教所说之无，皆说无自性，非说无名言。初业行人对于真谛相违之处，未善抉择，少有见地即觉一切皆无，易入断见。故凡修行人之量天尺，即须承认一切法是有，而自性是无。换言之，因一切法自性是无，故一切法是名言之有。反之如见一切法皆无，则与性空即缘起之量相违。如见一切法是自性有，不但与性空即缘起量相违，即单对空性一面，亦属相违。盖一切法如有自性，即不待因与缘乃至假名安立，而自体便能成就。月称入中论言：如瓶本性能自生，何待众缘与作者。文意谓缘起者违自成，而待他成。然唯识家、经部、有部亦以违自成、待他成为缘起，彼有何咎。须知唯识家等所谓缘起，仅能了解违自成一面，而不算甚深缘起。此处所说其深缘起，系于安立名字处所，须待分别心安立名字乃为缘起。如立名处不须分别心立名即能成立之法，此法即有本体，有自性。如法有自性、有本体，即与见空性之道路相违，必如何而后合于中道乎。即对于任一法上、一面知其为自性空，一面知其为名言有、空有二心，同时互助，由达其性空，即知其为缘起，由知其为缘起，愈达其为性空。如于任何处所而言，我穿衣、我吃饭诸有法上，知其为假名安立，同时即知彼诸有法其性是空，愈知彼诸有法惟有假名安立。总之我穿衣、我吃饭、凡俗所称之我，尚非必须破除之自性我。如于凡俗我能加体认，即能引起无自性我之正当了知。如能了知无自性之我，则更知凡俗我不须破除，以其无害于无自性我也。

己二，说一切法自性空 分二 一、正说法无自性二、与一切法不相违

共三颂

一、是故破缘起 更无有少法 故说离性空 亦无有少法

二、若法有自性 则说无涅槃 及无戏论灭 自性无灭故

三、故于智众中 发大狮子吼 数唱离自性 善说谁能难

初二颂

一切法由分别心于安立名处安名而后起，除以分别心于安名处安名之外，无有少法可得；此即言一切法惟依分别假名而起，无非性空，离性空外无有少法可得。大般若等经，常言不生不灭无生等究竟谓何？楞伽云：大智者汝当知，吾见无自性生故说无生，故知说无自性乃为佛之究竟意思。初转法轮说一切色法有自性。中转法轮说一切色法无自性。末转法轮说一切色法有：有自性者，有无自性者。三转法轮所说不同，而究竟意思，仍为楞伽所说无自性生。中观人依中转法轮注重在知无自性一义。何以必依中转，听法人恰合甚深法要之机。初转则此类机感尚未具备故，楞伽无自性生语，佛常常说之，如问法何故性空，答缘起故，假如承认法有自性，则对于我执与虚妄分别戏论，即不能灭；因自性之法，无灭之之可能，则亦无涅槃可得。众力经云：设若诸法有自性，胜者声闻，应现知，恒法不应般涅槃，智者永无离戏论，盖法若有自性，则生死轮回中众生，天应永天，人应永人，即无转变。此偈所说为成立法性本空。

若法有自性句，在藏文内尚有一凡字，意谓法如有少自性，则无涅盘，自性是不变义。法有自性，六道即无转变。又法有自性，无明亦有自性，即不可灭。

根本颂云：

「法若有变迁，即与自性违」

三 颂

此颂大意，因上文听说义，故佛数数于有智大众中发大无畏、作狮子吼，特唱无自性，是为善说，任便何人无能遮难。数唱者，初证道时，在菩提树下，天人请法，即说法无自性。初转法轮，仍说法无自性。中转在灵鹫山说大中小般若，正说法无自性。末转，亦说法无自性。大智众者，指机应法、根已成熟者言。即指解达中观，智慧辟众，言其非此根器之人，则为说其他诸法。善说者，所说悉与法要相合，所举无自性之理与喻，亦皆属于清净正知。如欲求其不合法要、不属清净正知之过以唯之，实不可得。此亦法无自性所以能成立之一证。狮子依山发吼，震惊百兽。人间狮子则依慧度，发无自性吼，折服一切邪外。否则一切邪外，如谟底等拨无前世后世，即以眼不见前世后世为证，其力甚大非可易伏，惟有无自性吼声，乃能推彼与其同类无有遗余。初转佛说：我说色法有自性，若不依我甚深义，此说即为诤论端。说一切法自性空竟。

己三：说自性空成就能作所作 共四颂

**说无少自性 及依此此生 建立皆成立 二不违随顺**

**即由缘起因 说不依边见 此善说即是 尊无上说因**

**此皆自性空 缘此此果起 二决定更互 无障为助伴**

**除此更有何 为甚奇希有 以此理赞尊 成赞非由余**

初二颂承上文缘起即性空义而申之，所谓空者即无自性义，有问如法性是空，一切能作所作如何成立。答、性空不但与能作所作不违，且正相合，无少自性者，从真谛俗谛两方推寻，皆不得少有自性之法。依此此生者，依此因即有此果，亦即依此分别假名安立，即有此分别假名所安之事。建立者，说真俗两方面之建立，即缘起与性空两方之建立。不违随顺者，於一法上即能显见此缘起性空二者，不但不相违而反随顺。又所谓不违随顺者，指真俗之体性而言，非指言说与形相皆无区别。即真俗所依之本体是一。如有为法与无常，凡有为之法，初生即有变灭。换言之，凡无常之法，其成立必待因与缘，而属於有为。故有为与无常，无常与有为，系属一体。又如心经云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亦即此意。意谓色之本性，原来是空，亦可谓色之缘起即是空义谛。换言之，色之空性，即是色之本性体。亦可谓色之缘起，即空义谛之空，亦即是色之缘起。总之不外说明真谛与俗谛是一体。色之缘起，不与空性相关者无有，色之空性，不与缘起相关者、亦无有。又可谓色之本性体即空，空之本性体即色。因色之本性体即空故，可以将色安于空一方面；**同时色之自性空之处，亦依於色。**如色之自性不空，则包不依他生而自有色，则对於有法（恶波）。所谓，能成事之功能恰成相反，即是无色。若色且无，则色之法性即性空亦无。以无色即无安立假名处所也。如法不由分别假名安立而有者，即非空性所摄。故色一成其为色之时，即空性成其为空性之时。换言之，色之空性一成其空之时，即色成其为色之时，故吾人之心显见俗谛时，即能显见真谛。显见真谛时，即能显见俗谛。由缘起为因，即能远离常断二边之见，除佛以外无能说此正因者，故佛说为无上说。经云：智者通达缘起法，是则不依诸边见。此处智者，指甚深中观人而言。若自续派以下，不依於常，则依於断矣。总而言之，怫见性空於能作所作皆相依顺。此由见缘起为因故。此因即是佛说无上之正因。

三四颂皆字指一切法，自性空是一种决定义。缘此因即有此果起，又是一种决定义。故于空性起决定时，须于缘起不相害，而反相助；换言之於缘起起决定时，须于空性不相害而反相助；故除此以外则无希有之法矣。释菩提心论云：知此诸法空，而依业果者，甚奇此甚奇，希有此希有。即其证也。复次，依缘起而决定性空以除常见，依性空而决定缘起以除断见，此一希奇也。应成派云：依缘起决定性空，同时除断常二见，此又一希奇也。宗喀巴大师云：由有除常邊，由空除断边，此则不共说法也。自续派则云：依有除断，依空除常。宗喀巴大师之意，由有不但能除断，亦能除常；由空不但能除常，亦能除断。再补充数语，任何一法皆具二谛。如瓶有假名安立一分，即是俗谛；遣除不依假名安立而自性安立之自性以后所显现之空性，是真谛。又如空性亦可安立二谛，空性名言属於俗谛，遣除不须假名安立而自成之空性以后所显现之空性，属真谛。一云何空性亦以名言而成俗谛，因性空空性云者，仍未离世俗名言故。凡依世俗名言安立，其对境亦属於世俗方面者，皆为俗谛。今此空性既依世俗假名安立，则由此假名安立而起之见，及其所对之境，皆属於世俗，故得力俗谛也。反之若真证空性者，遣除不依假名安立而自成立空性之见，於此即得空见。由此空见所见之一切对境，亦皆为真谛矣。

又颂所谓决定更互者：

一、决定自性本空。

二、决定一切法于蕴之安立名处，依分别心安立假名而有。

三、决定法自性空即缘起理，由是知缘起是假名安立，并知缘起即是性空，此是回互决定，本此决定，以深解性空故，得除断见；以深解缘起故，得除常见。

诸家以空除常，以有除断，是内外道共法。大师即空除断，即有除常，此是中观应成派特唱，不与诸内外道共者，最希有者。仍为释菩提心论偈：知此诸法空，而依业果者，二句，於空性中建立因果，一一不错。由缘起除常见者，所除为自性有之常见；由性空除断见者，所除为毕竟空之断见。又复当知依缘起建立方法，可遣二边，依缘起凭证亦可遣二边。藏文敦则二字，义为依靠因缘和合生起。既有依靠有和合而后生起则为有此遣断执，反之不依靠、不和合而自生起之自性空去则为空，此遣常执。藏文东巴泥，义为自性空。不依因缘而起之自性空，则非断空，此遣断执，不依因缘而起之自性既空，则必有依因缘而起之有此遣常执，又依俗谛有，可断常边；依真谛无，可遮断边。修

空瑜伽者，於后得时所见一切境，与凡夫所见不同。凡夫所见山河大地，常觉其为自性，后得者所见山河大地，常觉其无自性，此遣常执。由其决定了知山河大地无自性之力量，顿知山河大地皆为因缘和合假名安立而有，此遣断执。此种断除二边方法，除佛以外。在外道中遍寻不出。以此赞佛，无余可比。

丁二、断相违法 分三

戊一，承认缘起有自性即为谤法

戊二、因彼所承认理中有相违过，故说诸法如幻

戊三、灭除增减二见

戊一、承认缘起有自性即为谤法中

四 颂

**若有为愚使 与尊作仇隙 彼不忍无性 妙声有何奇**

**若受行尊语 珍藏缘起法 不忍空性吼 我说此为奇**

**缘起是无性 无上引导门 若即由彼名 反执有自性**

**今有何方便 导彼众生趣 胜胜善行阶 无比尊喜道**

初二颂愚使者，为愚痴无明所役使，彼执一切法有自性，与佛无自性教之圣意相反、作仇，此指外道言，外道因此不承认佛为堪皈依处，妙声即大狮子吼声。彼辈一因不认佛为皈依处而追随佛说教义之后。二因彼幸自众建立不起无自性教，如盲目无导、不认可无性妙音，实不足奇。惟内道中观自续派以下，现受行佛语宝藏中之缘起法，而又不认可性空，此真奇矣。

是二颂，乃宗喀巴大师观察外道与内道自续派以下，所以不承认自性空情形，而发二种感叹。自续以下，一、於无自性成立业果因，以为相违。二、彼辈又承认缘起。有此二过，宗喀巴大师始加呵责。于菩萨戒、三昧耶戒均无违犯。昧者以大师为立门户，为谤法，如其果然，则阿底峡、月称、龙树，亦为谤法，以大师所祖述故。

三、四颂

此颂文意引导入於无自性空见之门，即为缘起。若即缘起，反执为有自性，则对於诸佛所喜之方便与智慧二谛圆融道路，以何方便导彼众生入之；以彼于无自性法上，反执有自性故。彼指上文执自性众生。首颂彼名二字指缘起。彼等所谓缘起，为依因缘有果之缘起。非由分别心假名安立之缘起。为其但知依缘有果一义，故对於缘起有自性。彼以为如无自性，则入於应成派所谓分别心假名安立范围。如由分别心假名安立，分别是妄，假名是客，则为无有事实。既无事实，则分别心安立假名之处既无，由分别假名安立所显之空性亦无，汝应成派破坏二谛，等於断灭外道。无着摄意论曾言如此。宗喀巴大师驳彼理据，如入中论所谓：外出龙猛轨范道，更无寂静善方便，彼坏世俗胜义谛。二谛坏故无解脱。宗喀巴大师此赞，根据月称及佛护诸师上溯佛意而作，皆有所本。

二、由彼所许理中有相违过故说诸法如幻。

此中二颂

**自性无作待 缘起有待作 何能于一事 二无违和顺**

**故说缘起法 虽自命本离 然仍彼显现 此皆如幻事**

初 颂

此颂意谓缘起，与自性不能并容。自性者不须待他，不须造作之本性体是；缘起则须待他、须造作而后起；二者不能同聚一处。譬如瓶，如为不须待他之本性体，则不能谓其尚须待他；如为不须造作之本性体，则不能谓其尚须造作。只能占一面，不能占两面，唯识家对於瓶之一法反是，既谓为有不须待作之自性，又谓为是须侍作之缘起。根本论云：自性非新造，及无观待他故。自性有三种：一、非新作。二、不待他。三、不变异。具此三结，即为自性。如沸水之热，唯识家认为热是水之自性。如热系自性，则热不待他，不须作、不变异矣；而实不然。凡稍通法性者、皆善破斥此种谬见。於比要问如果何为水之自性，答上述水之自性遣除以后，即为水之自性。一切经教中，所谓自性云者，有二种分别：第一，应遣除之自性（实执），第二，遣除自性以后之自性。第二种自性是为空性之自性，真正具足不待他，不须作、不变异之功能。如水之此种自性、无沸无泡不须薪火，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际悉空。然此种自性，不善领解，又易破坏缘起；以其不待他故。于此当设问以明之，问：性空之无待，为不待因缘乎。答：否。上文已说为相违法矣。为不待支分乎。答：否。不待支分，则非空性矣。然则空性之无待，果何如乎。答是不待一部份因缘、一部分支分，而必待全部分因缘与全部分支分也。如一尺绳之短，必待一丈绳之长以形之，始觉其短。法性之无待，非俚如尺绳之待丈绳，名曰无待，而实无不待也。又如因待彼岸，乃有此岸，非待一切而后有此岸也。固不能与空性之无待同语，如火之空性之自性，遍于三世及一切，非仅有待于一二而已也。然唯识家所许之自性，非指此理。彼所指者为火之热是自性，而又谓火待因缘，是为自相违反耳。月称入中论云：云何为法性，即眼耳等诸法之自性。何为自性，彼不侍他，不须作、不变异诸法，即是自性。藏中讲扯哩，问眼是否由自性而有。答眼虽非由自性而有，而眼有自性。

二 颂

故字、措因彼辈承认缘起，而复说法有自性之故。谓依名言安立之缘起法，虽本来无有自性，而彼辈自续派以下未通达中观之人，仍见其有自性，故佛说为如幻事。经教中常云：彼一切缘起，其法皆如幻，非诸外道等，所能得了知。三昧王经云：彼诸如幻法、象马等幻事，其余一切法，亦悉皆如是。譬如幻师以本药咒诸缘和合，则见象、马、动作等相，事实上并无象马可得，内外诸法亦复如是，似有自性而实无自性可得。一切有情不能尽知如幻，因未通达空性者目中见内外诸法，不但不知其如幻，而反於……相状执为实有；正如不通达幻法者，见幻象马不但不知其为幻，而反执为实象实马。通达空性者，於内外诸决不以为实，而清晰了知但有缘起；正如幻师对幻象马不以为实，而清晰了知但有木药等。善修空性人，在空定中、以一异等分析自性，生出定知，决定知一切法无有自性；于后得时，见内外一切法所以仍现自性相者，以最后无明尚未断故，正如幻象马由木药器和合之力，虽在幻师目中仍感咒力关系，不失其象马之相，不过心中通达其为幻事耳。必无明灭尽，在佛眼中始见一切俗谛，即为真谛；正如未受咒力之人，其目中并不见幻象幻马等事。有谓佛观俗谛如幻，有谓佛观俗谛皆真无如幻象。应成派，自续派、唯识家、解佛观如幻，各有不同。唯识所说如幻，谓依他起，外境与内心本是一体，本非别异，由虚妄力妄见外境，异心显现如幻。要之唯识家谓实有为自性有之诸法如幻。中观自续派实有非有，但有自性之诸法如幻。应成派谓实有与自性皆非有之诸法如幻。

戊三灭除增减二见而建立无过教法

此中三颂

**说如尊所教 无有少敌者 能如法求过 善达即由此**

**何故由说此 于见不见事 远离增益执 及损灭过故**

**缘起道因相 见尊说无比 由此证馀语 是量起决定**

初颂至二颂

此颂大意，谓尊所善缘起甚深教法，加人欲依理求过，以作遮难，决不能得，佛昔亦曾自作是说：我于有法中，成正等正觉，而为诸众生发大狮于吼，此言证德圆满无畏。复有断德圆满无畏，说解脱道无畏，说障碍法无畏。即谓不依甚深缘起法，决定不得解脱，欲得解脱，决定须依甚深缘起法，此种定量，任谁不能遮难。亦即谓佛依甚深缘起法而断二障；如违是法，则决定知其尚有何种障未尽，是为第一种无畏，复次佛由通达甚深缘起法，灭除增损二见；如违是法，则决定知尚有何种见未除，是为第二种无畏。于佛所宣说四无畏，能如法求其过失者，决定无有。善达即由此，此字指缘起。谓所以知无人能如法求佛过者，由知佛说甚深缘起故。由说此，此字亦指缘起。可见谓色法等。不可见谓业果等（**按：执色法实有之增益，执业果无有之损灭**）。即由甚深缘起理，将见不见诸法上所有增损二过，悉旨远离。远离即诛灭之意。如不由甚深缘起法，则增损二过决不能灭；且由原有增损上复新生增损之过，至于无穷。佛由缘起理于见不见法现量证知，孰为增过，孰为损过，悉于断除；故发四无畏之狮吼。

三 颂

意谓佛说所以最上无比，由于佛说缘起道之因相故。由见佛说缘起因相无比而最上故，即知佛所说经教皆是定量。如说布施得富饶，持戒生善趣，忍辱感妙色，虽非空性经教，而由空性经教，是量不谬，亦知彼彼皆是量不谬。所谓量与非量，须依三种正净抉择。如金：一烧，二破，三磨，即可辨其真伪。任何一种佛语：一求与现量量不违；二求与比量不违；三求与圣言不违；此三为正净抉择。一说；一、求与现比量不违。二、求与前后语不违。三、求表里语不违。甚深缘起法所以最殊胜者，因此缘起深理证明佛说一切经教悉无过失，由无过经教成立圣言是量，由信圣言是量，故凡不可见之法，如业果等皆悉是量。宝蔓论云：佛说难信处，自深理信入。佛说法中，因果二项，最为难信。惟能通达空性者，则于因果愈益决定，以凡犯因果律者，皆由执一切法为实有所致。

格西博多瓦云：昔有国王性情乖谬，大臣登楼，见术者咒力变现大水没宫，几及于王，水中幻一大舟，舟上有幻工启王及大臣登舟避水，因术者与大臣有隙，幻工极请大臣先登，大臣信之，舟疾驶入水中，舟工忽灭，大臣溺毙；此由大臣不解水、舟、工、三法皆幻，娱执为实，遂致断命。一切凡夫，于一切法中执为实有，故受生死，亦复如是。

丁三正赞无过大师 分三

戊一、分别内外道大师惟佛堪赞

戊二、作者赞佛

戊三、总摄无违教与无过大师之义

戊初中 四 颂

见如义善说 有随尊学者 衰损皆远离 灭众过根故

由背尊圣教 虽久依疲苦 后后过如呼 我见坚固故

希有诸智者 善达此二别 尔时于圣尊 岂不从髓敬

纵于一分义 得少许决 定尚与彼胜 乐况尊众多说

见如义者，凡真实义也。善说者因众生种种根性不同；而说种种相宜义利之法，是为善说。随尊学者，依佛所说之教，而取舍修习也。衰损指轮回涅盘言，小乘涅盘仍有过故。远离分暂时究竟二种，暂时远离轮回，究竟则入佛位。小乘涅盘何以有过，一、不能利他，二、自利亦不圆满；故当远离。外道违背佛教，自立许多解脱道，虽从一世复入一世，而世世过患有如呼召追逐，绝不相离。由其对于人法二我执，过于坚固之故。如沐身外道，以为不断沐浴可灭罪过。又如五火炙身外道，从左右、前后、下上方置火，身人其中，以为可灭罪过。亦如燃臂等。又如拔毛外道，拨毛出泪，以为可灭罪过。又如跳崖外道，如舍身崖舍身。涂炭外道，最高乃至禅定外道，得四禅乃至有顶天禅，因我执无明未破，我执过患，仍呼召追逐而复堕落。经云：历劫久习世间禅，我执无明难摧毁，以我执无明根故，修禅亦为生死因。前后二颂恰能判明内外道大师。外道修习方便是苦，所谓之果，仍然是苦，因过患之根本未摧，仍然世世呼召追逐。内道修习方便是缘起智，所得之果，为断无明得解脱。故随佛学则有种种殊胜功德，辗转增长。随外道学，不但无功，所得过患反辗转增长。嗟夫，如能了达内外二道之别，安得不由心髓之中，对佛世尊生起敬信。所谓希有智者，即能善别内外道功德过患之人。此类智者，其见如此，岂非最为希有。超胜赞有云：我非执佛觉，非憎数胜等，若是如理说，敬彼为大师。此能如理说者，惟佛一人。一切外道皆不能如理而说也。又有颂云：我离外道师，皈依佛世尊，以何因缘故，惟为佛无过，圆满诸功德，其馀外道师，有过不堪皈，故我远离彼。又颂云：于外道教理，如加善思维，如如益信佛。故佛之堪为皈依处，与内外道之分，皆在功德与过患上断之。故于皈依佛之原因与理智；须先讲究，有所认肯，而后皈依。不空一分义，谓缘起性空之粗义一分。于此粗义一分少许信入，尚得胜乐；何况众多之说而悉信之耶。反之，对于外道大师，何况得其说之少分，纵博极其全部，所得仍为苦果；于此当益信佛。胜乐者；由缘起性空理智，即可断截生死轮转长流；截断生死轮转长流所生之乐，是为胜乐。再则即于现前粗重烦恼，亦可截止。截止现前粗重烦恼，亦是胜乐。四百颂云：薄祜于此法，不犹豫自佳，即尚有疑念，亦可破诸有。破诸有者，虽未灭除诸有，亦已将诸有置掌中揉碎之义。喻赞有云：谁有皈依者，须知谁离染，圆满诸功德，此即堪皈依。此颂意谓依此堪皈依者所说之教，由闻思修而证入。

戊二，赞佛功德 二颂

**噫愚坏我慧 于如此德聚 虽曾久皈依 未知德少分**

**然幸将近终 命相续未没 于尊略生信 想此亦善根**

度中前

初二颂

噫，大师自己悔叹，因愚痴所障故，对于上文所说佛之总功德，虽经长久皈依，心中尚未知其少分；此谦词也。亦即谓虽久皈依，对于世尊所证缘起甚深功德，尚未知其少分。将近终，藏文意谓已距阎王死王不远。略生信，大师晚年由文殊教授，勤行忏罪，集福，修上师瑜伽，得佛护秘本，因此从前我执细微所缘之境，一时顿断，得证空性，生出喜幸；以谓此善根所致也。初偈赞佛德甚高，久不得见。次偈，述见后之庆喜。总初二偈以调伏众生故，依世俗不了义，作此自谦语。若依了义，大师为文殊化身，早证空性，证据甚多。所谓调伏众生者，自述久经勤行而后证入情形，所以示范于人，以见甚深空义得之不易。尤以积福，

忏罪为最要，以如是甚深功德，非有罪与福薄之人所能见者。四百颂云：薄福少善者，对于甚深义，起疑亦复难，况云能生信。

戊三、总摄胜教无染与大师无过义

说中缘起说 慧中缘起智 二如世胜王 尊善知非馀

一切说中，以说缘起为最胜，一切慧中以达缘起慧为最胜，此二指上文说慧二者。世胜王，如意宝之别名。亦以称佛善知。藏文意为究竟了达。言上说慧二者，如如意珠，惟世尊究竟了达，非其馀外道等所能梦见。亦可谓世间究竟至宝为如意珠，缘起说慧之为究竟说慧，亦无异彼珠，是说与慧、惟怫能知，非馀所及。此为世尊所以超一切世间之正因，亦即佛世尊所以为众生真正皈依处之正因。一切说中缘起说胜，前已言之，一切慧中，何以缘起慧胜，尚当略说。六度中前五度均须以智度为依，前五无智，如人众体皆具，独缺于目，若有智度，则直入佛道。

正赞第一科由圣教无染门正赞无过大师竟

丙二、正赞第二科（赞佛为解脱道大师）复分二

丁一、此法为求解脱者堪入之理

丁二、大师入生喜情形

丁一、复分二

戊一、馀众对于圣教应受持理戊

二、大师自心生喜

戊初中 二颂

**尽尊所垂教 依缘起性转 彼为涅槃故 尊无不趣寂**

**美哉尊圣教 随至谁耳边 彼皆趣寂故 尊教谁不持**

初颂首二句，意谓佛一切说皆为显缘起一义，何以故，佛一切说皆为使众生解脱生死，解脱生死，惟有缘起法，故一切所说皆为显示缘起。第三句正答为涅盘故，即此意。得涅盘，藏文意谓出幽苦。四句，总束上言谓佛所说法无不趣于涅盘。如弥勒云若有具义法相属，为断三界烦恼说，显示寂静殊胜利，是大仙教我顶持。

此颂分四项，若不具义，法不相属，不能断惑，不示寂静，则非佛法。故佛一切说皆断惑趣寂而说。噶当派格西博多瓦云：所有一切经义论，皆为调伏众生心之方便，心不调柔，虽经尘劫，不能趣寂；因心常与烦恼为邻，烦恼不去与心相守，则语纵常说法要，身纵勤行礼拜，仍不能入于善法，更无由得涅盘。

次颂，世尊至教，非有戏论，亦非为悦耳，而专为使一切众生趋入涅盘；如是圣教甚为善哉。任谁耳闻，皆得涅盘，以此之故，谁不受持。因为闻法即能知法，即能得涅盘。涅盘由戒定慧得，戒定慧由知得，知由闻得，故闻可趣寂。此说由闻渐得，复有由闻顿得者。印度有王由先世久闻空性义故，一次以依供僧，衣化为光，遂顿悟入。又舍利弗有弟子，为欲使知夙因故，行见一塔，问此为何，

答此汝前生遗骨，汝前生系一水兽，有舟过汝遇汝涌舟，舟人有诵佛号者，汝口闭舟全，汝身没后，因闻佛号功德，今为吾弟于见佛闻法。汝为水兽之前身，本系人王，造罪堕畜生道，在畜生道闻佛号复得人身，此亦闻之功德也，故当受持。

戊二大师自心生喜 一颂

**能降诸怨敌 离前后相违 与众生二利 此教我生喜**

怨敌指外道。前后相违，指外道教义自相乖违。二利：现世、后世二利。此颂总赞佛说有三殊胜：一、降服怨敌，以甚深空义断除一切外道边执，降伏外道。二、体用、因果不相违背，远离外道邪说。三、依缘起教义，由闻思修能灭三恶道苦，复以六度等善，世世得人身，究竟入于清净涅槃。因此三胜，大师自庆，谓我心喜。

大师此喜，即不啻为至教能脱生死，下一种定量。又二利中之现前利，朴充数句，此言修习空性者，来世不但不失人身，一切持戒、布施均易成办。

入中论云：凡闻空性者，由闻空功德，馀法随生，持戒易清净，布施无过失，悲心得稳固。

丙三、正赞第三科随念佛恩分二

丁一、作者随念情形

丁二、馀众应随念理

丁一、中复分三

戊一、念佛为法旷劫经艰

戊二、作者忆念亲见佛缘

戊三、正念佛说心生欢喜。

戊初中一颂

**尊为求此故 经于无量劫 数舍诸身命，亲爱受用等**

此字简言之，指缘起法，详言之为上述降怨与利甚深缘起之教证二法。亲爱指妻子等。受用指财宝等。佛昔为求一偈，以身布施药叉。又于一世，佛为大松（梵志），为求法故，以皮为纸，以血为墨，以骨为笔，而敬书之。又于一世，为求法故，捐其妻子。又于一世，身为国王，以最珍衣，持易一偈。经藏中记载此类本事甚多，以此见吾辈末学，对于法要，应以精进受行积福忏罪而后可得。又可见闻缘起法者，已经超过无量劫。以佛由一阿僧祗至一阿僧祗，无非为证得缘起空性法身故。初劫历五万五千，佛为观证甚深空义，中劫为行甚深空义事。

戊二、作者忆念亲见佛缘

二颂

**由见何法德 如钩钓诸鱼 能引尊意法 未亲从尊闻**

**自恨善根劣 由彼忧恼力 我意终不舍 如母意随子**

何法者即能使人离二边，断二我执、趣寂静之法，亦可谓为由见甚深缘起，离二边，成正觉因之法。钩如佛意，鱼如缘起，以钩钓鱼，鱼不自立，引佛意钩，得佛欢喜，惟缘起法。但此深法，未值佛世，从佛亲闻；以此之故，自叹根劣，心生忧恼。因忧恼力，忆念于佛不能自舍，如母忆子，无时或释。此与八千常啼菩萨闻空中语，汝向东方，可遇知识，开示空义。身向东行，一心忆师，寝食昼夜一切忘废情形，恰相符合。在藏文中尚有一义，谓如此甚深空义法，倘得从佛亲闻，彼乃善哉。

戊三、正念佛说心生欢喜

二颂

**于此思尊说 相好甚晃耀 光网遍围绕 大师妙梵音**

**谛此作如是说 能仁妙显像 显现于意中 如月治热恼**

思尊说者，即思世尊当时开说缘起法要之意，下四句正念世尊说法时，圣相相好光网，此叹身功德。大师二字，指能调伏众生者，言内含二法：一悲、二智，必具二德，乃能调伏众生此叹意功德。妙梵音三字直指下文，言以六十种妙音，作如是说。如是二字指缘志言，亦即广中略般若诸经。佛从身、意二功德中发妙梵音，说甚深法。追思能仁说法妙相，彰于意中，如月清凉，顿息热恼，心得安稳。又佛语具悦耳称心美妙分明诸德。

丁二、馀众应念佛恩 分二

戊一、由观缘起念恩

戊二、获得甚深缘起理

戊一、中复分二

己一、深义不依藏典而依印典之理

己二、印典中以龙树父于为宗之教诫

己一、中二颂

**于此奇胜教 诸不智众生 周遍起纠诤 如跋缚 草**

**由见如是相 故我多励力 随顺智者行 数求尊密意**

此奇指甚深缘起。不智众，指不通达甚深缘起义者。白巴草，乱草也。此谓大师未到西藏以前，所有诸师对于空性纷诤，其乱如草。例录宗罗扎瓦一派，于实有应遮理上不善安立，认为一切有法皆应遮止，而又恐落断见，故立非有非无为中道，以双离有无为见中道。局一派，以为如来藏心，众生常有，如金染泥，特不认识耳；一识心藏，即离二边，又一派以为一切染净分别皆非，应将一切分别与境，悉行遮止，住于无缘无念，乃合中道。又一派因印度论藏有真实义谛非言说一语，以为心境中无真谛。又一派以为分别即是我执，凡由分别所起之境，皆属无有。如是诸派，各自以为中见，各自以为龙树宗。又一派以为心非内非外

无方所，一切不可得，即空义谛。又一派向身支分寻心不可得，即空义谛。又一派向身支分寻心不可得，以为无色无相之空定，即是中道。其他尚多，略幸如是。用明大师以前，藏中周遍纷诤情形。白巴生产于印度，丛生能捕虫，象入其丛，亦能缠使不能动。如是相，指上述纠诤，非断即常，乱不能决之相。智者，抬印度大德龙猛佛护之流。尊密意，指佛关于甚深缘起之密意。大仰谓美妙住平南洲大智者有八：一、龙树，二、提婆，三、无著，四、世亲，五、阿奢黎法象（陈那、著集量论者），六、法称，七、功德光，八、释迦光。大师随八大论师之后，数数寻佛之空性密意，因此八师或著因明，或著法相，或著般苦，不仅一面，大师皆普遍研究，深刻研究，故曰数求。过去藏中诸师多浅尝轻许，大师始为深细透解之功，特下此三字以明之，大师曾著有偈，自述通达情形，谓初于显教如何研究次于密教如何研究，终乃会通显密。又著多闻偈云：不知取舍为无明，前灯破暗由多闻，解脱初程尚不知，如何能至佛陀城。故于弥勒五部论，乃至八智者所著，不以浅满意。大师遍寻诸论，非校量其是否与己意相合，而惟在求佛密意，自述经验如此，所以语后人当以印度论藏为可靠。

己二、以龙猛父于为宗四颂

**次于自他宗 修学众教时 后反以疑网 遍烧恼我意**

**尊授记龙猛 释无上乘法 远离有无边 教轨夜开园**

**无垢智轮满 无碍游虚空 除边执心暗 映邪说星宿**

**吉祥月善说 白 光照显 由师恩见时 我意获安息**

自他宗指八大论师中，中观众及唯识以下诸宗。言诸宗所立基道果，各有不同，即解释般若经义，亦各不同，专就龙树根本论说，以后著家解释，亦各不同。大师遍读群书，反增疑网恼乱其心。此于大师、朗忍善释心要诸典，亦可见之。广且不说，即以弥勒五部而论，二部承认无自性，三部承认有自性。乃至无著五地品，又谓内识是有，外境是无，又提婆与清辨解释般若意义各别，清辨与寂护师第所著复不相合。简言之，清辨谓承认外境无，为佛意。法称、陈那、世亲几皆承认有法实有。龙树、提婆几皆承认有法非实有。无著则实有、非实有并许。此类大智者所著，第一即难通达。第二、通达以后，又彼此不同；所谓疑网者，此也。最后大师追踪龙猛，始解此疑。何以故经佛授记释深经者，惟龙猛一人。其余诸师虽有记别，然有所指。惟龙树为专记解释，无上瑜伽乘离二边、契佛意者。楞伽经云：谓比丘厥号龙猛，生于南方碑达国内，宏无上乘，遍诸世问，离有无边，建立中道，登欢喜地，生极乐国，此记包括记名、记地、记教、记证、记最后。即密相续内，亦授有龙猛记。龙树造六论，其后开显解释者，有提婆、清辨、寂天、佛护、月称等五人，最善者为月称。因月称破他宗，立自宗著作最为丰富。故大师虽追踪龙猛，亦可谓追综月称。教执二字，即指龙猛六论。夜开花、印度产，待月乃开，其色极白。言龙猛、教轨洁白；如夜开之花。虽经清辨等智慧如日者，花亦不开，必待月称智光如月者，其花乃开。月称所著，具足四种不共殊胜，即下四句赞；．一、无垢智轮满，言离二边垢，显出中道智圆满无缺，如白满月轮。二、无碍游虚空，虚空、指佛说一切经教意义。无碍，指说解释佛意。三、除边执心暗，边执、指断常。依何除边执心暗；依以分别心假名安立而起之缘起理以除之，边执心暗，如黑夜大地，通达缘起理智，如月舒光，大地皆明，黑暗皆去。四、映邪说星宿，指其余诸家，如满月当空，众星夺明。吉祥月即月称名。善说指所著诸论，如根本智论释，六十正理论释，四百颂论释，放中论颂，入中论颂释。如是等著，

如白月光蔓，照显龙猛菩萨教轨。照显教轨何者，照显教轨中甚深缘起义。月称智光照显龙猛教轨，孰见之，大师见之。大师由何因缘见之，由其本师文殊之恩见之。大师自著通达集有云：我依于龙猛微细智理之正见要点而断疑网，完全为文殊菩萨之恩。未句我意获安息，亦即此义，安息与疲劳相反，以前在疑网中，经种种疲劳，令得安息矣；盖叹词也。此颂亦为启诏众生，须以龙猛父子为正轨。而通达龙猛树正轨，又须依月称著述。又复须依本师勤修而后可得。不啻直指学习空性一条大道。即以大师平生著作，亦以此赞为第一。再上文所谓师恩，最根本者为文殊。其余对于学修二类的上师亦皆在内。此又所以教诏后人，应知师恩及依师之理。

戊二、获得甚深缘起理

**一切佛事中 语事为第一 彼复因此故 智由此念佛**

此承上文、依师见谛，意获安息而言，世尊一切度生事业，以语事业为第一。未二句，彼指语事业。此指甚深缘起主义谛。智指一切通达空性者。佛身语意事业均为利益众生。如身事业、变现种种光明神通，虽为调伏众生，但非究竟调伏；不过使众生见之发生悦意而已。究竟调伏，仍赖语业开示，使众生悟入解脱。佛事业广大如虚空，如十一相；一、自兜率降生事业。二、入胎事业。三、住胎事业。四、降生事业。五、作太子事业。六、出家事业。七、苦行事业。八、菩提树下事业。九、降魔事业。十、成佛事业。十一、入涅盘事业。此十一种，皆为调伏众生事业，而非究竟事业。究竟事业，厥为转法轮事业。因转法轮，乃调伏众生真正究竟之方便。经云：能仁不以水洗众生罪，亦非手除众生苦，非运自证而施他，说法性谛令解脱。故佛事业以说法为最胜，而说法中，又以说缘起法为最胜。因不依缘起法，众生不得究竟解脱故。故语事业之为第一，实与说缘起相关。以一切说皆为显示缘起法故。但因众生根器，有直示缘起，有曲示缘起之别耳。故一切达空性者，以此见佛。

乙三、结赞

一颂

**随彼大师正出家 修学胜教未退劣**

**勤瑜伽行一比丘 于彼大师如是教**

总此颂意，因上文由各部门赞叹缘起，此颂总结。大师，指宣说甚深缘起者，即佛。佛弃王位出家，宗喀巴大师即随佛法而出家，（藏文尚有受戒意）为具戒多闻，由思修得具定慧之一比丘，此与世亲所说亦正相同。亦所以教诏后人学空性模范先具戒。次闻缘起法而思维抉择，复习定力，以定力与抉择相扶而入于胜观，然后以胜观证入空性。文内未退劣，即指多闻，次由思维而成为修习教授。勤瑜伽行，即指由思所得之教授。此教授，即修习次第，依此次第修习。如是，即指全文各部门赞叹。初引赞，次正赞，三结赞而言。以是赞叹为敬礼。正文竟。

甲三、总结——回向 分二

乙一、以造论功德回向善法

乙二、勤持教法愿不共护法作助

乙一、以造论功德回向善法

二颂

**遇此无上大师教 皆由尊重深恩故**

**此善回施诸众生 成善知识摄受因**

此即此无上甚深缘起空义。大师指佛。教即缘起教授。得遇此师与此教授，皆由尊重之深恩，尊重指本师。言佛力如日，行人如火草，本师如火镜，以镜引日，草乃发光，故通达佛教，乃至征入佛位，皆赖上师恩德。那若巴云：无师诸有情，佛名亦难闻，贤劫诸千佛；皆依师而生。尤以能忆念最胜上师恩德，为最重要。末世诸众生，因未遇善知识摄受，不能入道。故大师特别以此造论功德，回向众生，俾成善知识摄受之因。

**愿利者教尽有际 不遭恶分别风动**

**达圣教理于大师 获得信忍常充满**

利者指佛，佛能利益无边众生故。尽有际，言尽生有边际，即是无际。尽此边际，愿利者教，皆不遭恶见，恶说之力混淆动摇，正净长住。因此众生以甚深缘起理，于大师前获得信忍，如是众生，愿常充满三有边际。

乙二、勤持教法愿不共护法作助

三颂

**愿一切生舍身命 住持能仁妙教法**

**光显甚深缘起性 虽刹那顷不慢缓**

此颂意谓依分别心安立假名而起之缘起法，即是能仁深妙教授，一切生中，愿舍生命住持此教。如何住持，世亲有颂云：能仁教义总有二种，即是教证。住持于教，心依教理，不染八风。住持于证，惟勤修习。此为宗喀巴大师对缘起教所有最大誓愿。发菩提心．可谓大愿矣，但菩提心亦为宏教。若发不起菩提心，发住持圣教之愿，亦可通达。集云：佛子所发恒沙愿，悉摄住持大愿中，此是世尊之所说，故我亦如是回向。

**愿胜导者无量难 殷重为心所成办**

**由何方便令此增 昼夜专注恒思察**

胜导者，指佛。无量难，谓佛求法，经历无量劫艰难。殷重，有勇猛精进义。所成办，指甚深缘起教。以何方便，能使世尊经无量艰难勇猛精勤所成办之最主要甚深缘起教，得以增长；愿不舍昼夜而思察之。

**净胜意乐勤彼时 梵王帝释护世间**

**妙黑天等护法众 恒为助伴无暂舍**

净胜意乐，指愿住持增长缘起教之意乐。彼即指住持增长事业。梵王帝释护世间，即主方神，有十位至十五位。妙黑天六臂护法等字，等取中士护法毗沙门天，下士护法荡金却嘉。

大师作此赞已，复书记造论地点如下，由说甚深缘起门中，称赞无上大师世尊善说心藏。多闻比丘善慧名称吉祥著于大雪山聚中，大雪山王窝得公家旁侧喇顶静处，又名尊胜洲（寺名）书者求寂虚空吉祥。

此颂有五吉祥圆满：一、赞说吉祥圆满为佛。二、所赞吉祥圆满为缘起。三、地吉祥圆满为喇顶。大师得佛护秘岌札巴布打巴底打，于此证入空性立作此赞。著者吉祥圆满为大师。

五、书者吉祥圆满为求寂虚空吉祥。

师云，此颂传承教义，得于颇邦喀大师，未曾退失，谨遵师命，尽量传授于汝等，愿正教长住汉土，教法宏昌。

师义云：缘起教为得圆满佛陀正因。人皆希望速即成佛，成佛最速为无上密乘，修无上密乘最要者，为大菩提心与甚深空义相融不离。一者须于身心中确实生起。欲发菩提心先须修大悲心，修大悲心又当先发出离心，发出离心，在能观苦，观苦由粗分恶道苦观起。恶道苦不易观，须先观死无常，观死无常须观死来无定期，观死来无定期，须从教理与事实两方寻求决定，死来无定期，心虽生起，未必乐于修法，又须观人身难得。人身难得之心一生，则易生起求法意乐，求法意乐既生起已，又须依止上师，若不依师即不知由何修起，或谓依教典可修，不必依师。依教典修，虽亦有利然缺上师加持，不能生起通达。依师之先，又须有择师之智慧，一经择定，决不生疑，能依弥勒庄严经论所说师相极好，至少亦须五德：戒、定、慧、通达真实（至少亦须闻所成慧以上）、慈心、悲心。复有尤要者，为能开示显密全体教法之师，上根得此师，自能迅速成就，中下根，亦能将整个成佛教法植下种子。既得师后，即当如理依止，简言之，一、心依止，二、行依止，于师之所教授，自难得人身起至菩提心止，一分一分观察修习。菩提心苗，若稍萌起，有此象征，即入密乘。又须求密乘阿奢黎具德相者，受四灌顶，如守护三味耶戒，由成熟因之生起次第，时入圆满因之圆满次第，于圆满次第中，入双运金刚持位。（按：菩提道次第最后又串讲了一遍）

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开始讲授，每日午后讲二三小时，九月十七日下午于电灯大明之下讲授圆满。同用者，刘衡如、曾慎言、涂仲善、王师曾、李章甫、徐介卿、刘历仙、段升阶、杨叔明、杜履谦、杨蕴光、叶韵秋、葛园晋。

译师；郭和卿。

释心田法师 输入

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

【录自：佛法居世间】